



四

那人在看畫

張

那人在看畫——這件事並不奇怪，每天，臺灣各地的畫廊裡，成千的畫作掛在那裡，成萬的觀眾前來看畫。

他在看畫，我，在看他。他的額頭特別凸出，因果（所以），在他傾身看畫的時候，額頭都幾乎要碰到畫上去了。

他看畫的表情顯然是喜悅的，喜悅中他左顧右盼，和在場鄉親打招呼，遞進（並且）微微有幾分羞赧。在他背後，幾張小桌拼成一條大桌，頂真桌

上放些茶點，許多人圍在那裡，算是畫展的開幕酒會，轉折（但）這位觀畫人對茶點不感興趣，他只定定的望著那幅畫出神。

別幅畫，他似乎也看，轉折（但）他至終還是回到這幅畫前。

屋子裡，譬喻人如潮水，一波又一波。

這裡是一個美麗的客家山鄉，畫展，便是在當地的國小教室舉行，我平生還沒有見過畫展在教室裡辦的事，不免覺得新鮮。教室裡只有初夏悍烈明亮的陽光，投射燈，則一支也沒有，但在陽光下看畫也自有其嫵媚處。

悍ㄏㄢˋ

報ㄅㄠˋ 廊ㄌㄨㄥˊ



大桌子上的酒會食品也有點奇怪，(不並列)是慣見的雞尾酒或洋芋片，(而是仙草冰和些客家點心。蟬，在窗外的大樹上鳴叫。那人還在看畫，畫沿著教室周邊掛著，每幅畫幾乎都是以大片的綠色構成，彷彿學校外面那片農地一時延伸到這間教室裡面來了。

唯一不同的是，校外的農田(千里一色)，在南風中(薰然如醉)。畫中的綠卻極富變化，(有些是初春耙地，有些是施肥除草，有些是打取穀粒……)。古代有人跟在皇帝身邊

記載他二十四小時的生活，叫「實錄」，而這位鄉土畫家卻亦步亦趨的跟著稻禾，為它做終生的忠實記錄，他所畫的，正是一部「稻子實錄」。

我走近那看畫人，想跟他說幾句話，這時，旁邊剛好走來一位農婦(啊，至於我為什麼判斷她是個農婦，這句話卻也一時說不清，(可能由於她的動作，也可能由於她的膚色或音量)，她忽然對著我大聲說：「呀，你看，你看，這畫的，就是他啦！」



忠 趨 穀 施 耙 薰 蟬 芋

我一驚，才發覺那幅畫中站

在田裡拔除稗子^{ㄅㄞˋ}的農夫，的確也

是個額頭凸凸的漢子。兩相對照，

畫中人和看畫人竟像一對雙胞胎^{ㄊㄨㄞˊ}，

而兩個凸腦殼又幾乎要親熱的碰

撞了。

我這才明白，這人為什麼一

直微笑著，徘徊不去，他聽說自

己被畫了，被展了，他來看他自

己。

呵，我忽然羨慕起那畫家來，

他畫的是他身邊的耕作者。農人

耕田^{轉化形像化}，他耕畫布，而他的畫中人

可以跑來看他自己，這比古代葉

公愛龍畫龍好多了，龍是神話中

的靈物，現實生活中，牠是不會

跑到畫布前來重新審視^{ㄅㄩˋ}自己的。

激問 能有自己的土地，能有故鄉，

能有可以入畫的老鄉親，能有值

得記錄的汗水——對一個畫家而

言，還有什麼更幸運的事？



審^{ㄕㄨㄢˋ} 胎^{ㄊㄞˊ} 稗^{ㄅㄞˋ}





四

那人在看畫

因果不並列
遞進 轉折 誇飾
張
和
人

那人在看畫——這件事並不奇怪，每天，臺灣各地的畫廊裡，成千的畫作掛在那裡，成萬的觀眾前來看畫。

他在看畫，我，在看他。他的額頭特別凸出，所以，在他傾身看畫的時候，額頭都幾乎要碰到畫上去了。

他看畫的表情顯然是喜悅的，喜悅中他左

顧右盼，和在場鄉親打招呼，並且微微有幾分

羞赧。在他背後，幾張小桌拼成一條大桌，桌

上放些茶點，許多人圍在那裡，算是畫展的開

幕酒會，但這位觀畫人對茶點不感興趣，他只

定定的望著那幅畫出神。

別幅畫，他似乎也看，但他至終還是回到

這幅畫前。

屋子裡，人如潮水，一波又一波。

這裡是一個美麗的客家山鄉，畫展，便是

在當地的國小教室舉行，我平生還沒有見過畫

展在教室裡辦的事，不免覺得新鮮。教室裡只

有初夏悍烈明亮的陽光，投射燈，則一支也沒

有，但在陽光下看畫也自有其嫵媚處。

悍

報 廊



記載他二十四小時的生活，叫「實錄」，
 而這位鄉土畫家卻亦步亦趨く的跟著稻禾，
 為它做終生的忠實記錄，他所畫的，正是
 一部「稻子實錄」。
 我走近那看畫人，想跟他說幾句話，
 這時，旁邊剛好走來一位農婦（啊，至於
 我為什麼判斷她是個農婦，這句話卻也一
 時說不清，可能由於她的動作，也可能由
 於她的膚色或音量），她忽然對著我大聲
 說：「呀，你看，你看，這畫的，就是他
 啦！」

大桌子上的酒會食品也有點奇怪，不
 是慣見的雞尾酒或洋芋片，而是仙草冰和
 些客家點心。蟬，在窗外的大樹上鳴叫。
 那人還在看畫，畫沿著教室周邊掛著，
 每幅畫幾乎都是以大片的綠色構成，彷彿
 學校外面那大片的農地一時延伸到這間教
 室裡面來了。
 唯一不同的是，校外的農田千里一色，
 在南風中薰然如醉。畫中的綠卻極富變化，
 有些是初春耙地，有些是施肥除草，有些
 古代有人跟在皇帝身邊



我一驚，才發覺那幅畫中站在田裡拔除稗子^{ㄅㄞˊ}的農夫，的確也是個額頭凸凸的漢子。兩相對照，畫中人和看畫人竟像一對雙胞胎^{ㄊㄨㄞˊ}，而兩個凸腦殼又幾乎要親熱的碰撞了。

我這才明白，這人為什麼一直微笑著，徘徊不去，他聽說自己已被畫了，被展了，他來看他自己。

他畫的是他身邊的耕作者。(農人轉化(彩多)化)耕田，他耕畫布^{ㄅㄨˋ}，而他的畫中人可以跑來看他自己，這比古代葉公愛龍畫龍好多了，龍是神話中的靈物，現實生活中，牠是不會跑到畫布前來重新審視^{ㄕㄨㄥˊ}自己的。

能有自己的土地，能有故鄉，能有可以入畫的老鄉親，能有值得記錄的汗水——對一個畫家而言，還有什麼更幸運的事？

設問 激問 不用



審^{ㄕㄨㄥˊ} 胎^{ㄊㄨㄞˊ} 稗^{ㄅㄞˊ}





四

句型：因果、遞進、轉折
那人在看畫

張

修辭：頂真、譬喻

那人在看畫——這件事並不奇怪，每天，臺灣各地的畫廊裡，成千的畫作掛在那裡，成萬的觀眾前來看畫。

他在看畫，我，在看他。他的額頭特別凸出，^{因果}所以，在他傾身看畫的時候，額頭都幾乎要碰到畫上去了。

他看畫的表情顯然是喜悅的，喜悅中他左顧右盼，和在場鄉親打招呼，^{遞進}並且^{頂真}微微有幾分羞赧。在他背後，幾張小桌拼成一條大桌，桌

上放些茶點，許多人圍在那裡，算是畫展的開幕酒會，^{轉折}但這位觀畫人對茶點不感興趣，他只定定的望著那幅畫出神。

別幅畫，他似乎也看，^{轉折}但他至終還是回到這幅畫前。

屋子裡，^{譬喻}人如潮水，^{類疊}一波又一波。

這裡是一個美麗的客家山鄉，畫展，便是在當地的國小教室舉行，我平生還沒有見過畫展在教室裡辦的事，不免覺得新鮮。教室裡只有初夏^{譬喻}悍烈明亮的陽光，投射燈，則一支也沒有，但在陽光下看畫也自有其嫵媚處。

悍 ㄏㄢˋ ㄉㄨˋ

報 ㄅㄠˋ ㄆㄠˋ 廊 ㄌㄨㄥˊ ㄌㄨㄥˊ



大桌子上的酒會食品也有點奇怪，**不**是慣見的雞尾酒或洋芋片，**而是**仙草冰和些客家點心。蟬，在窗外的大樹上鳴叫。那人還在看畫，畫沿著教室周邊掛著，每幅畫幾乎都是以大片的綠色構成，彷彿學校外面那大片的農地一時延伸到這間教室裡面來了。

唯一不同的是，校外的農田**千里一色**，在南風中**薰然如醉**。畫中的綠卻極富變化，**有些是初春耙地**，**有些是施肥除草**，**有些是打取穀粒**……。古代有人跟在皇帝身邊



記載他二十四小時的生活，叫「實錄」，而這位鄉土畫家卻亦步亦趨的跟著稻禾，為它做終生的忠實記錄，他所畫的，正是一部「稻子實錄」。

我走近那看畫人，想跟他說幾句話，這時，旁邊剛好走來一位農婦（啊，至於我為什麼判斷她是個農婦，這句話卻也一時說不清，可能由於她的動作，也可能由於她的膚色或音量），她忽然對著我大聲說：「呀，你看，你看，這畫的，就是他啦！」

忠 趨 穀 施 耙 薰 蟬 芋

我一驚，才發覺那幅畫中站在田裡拔除稗子^{ㄅㄞˊ}的農夫，的確也是個額頭凸凸的漢子。兩相對照，畫中人和看畫人竟像一對雙胞胎^{ㄊㄨㄤˊ ㄊㄞˊ}，而兩個凸腦殼又幾乎要親熱的碰撞了。

我這才明白，這人為什麼一直微笑著，徘徊不去，他聽說自己已被畫了，被展了，他來看他自己。

啊，我忽然羨慕起那畫家來，他畫的是他身邊的耕作者。農人耕田，他耕畫布^{轉化}，而他的畫中人可以跑來看他自己，這比古代葉公愛龍畫龍好多了，龍是神話中的靈物，現實生活中，牠是不會跑到畫布前來重新審視自己的。

能有自己的土地，能有故鄉，能有可以入畫的老鄉親，能有值得記錄的汗水——對一個畫家而言，還有什麼更幸運的事^{敬問}？



審^{ㄕㄨㄢˋ} 胎^{ㄊㄞˊ} 稗^{ㄅㄞˊ}





四

那人在看畫

張

那人在看畫——這件事並不奇怪，每天，臺灣各地的畫廊裡，成千的畫作掛在那裡，成萬的觀眾前來看畫。

他在看畫，我，在看他。他的額頭特別凸出，所以，在他傾身看畫的時候，額頭都幾乎要碰到畫上去了。

他看畫的表情顯然是喜悅的，喜悅中他左顧右盼，和在場鄉親打招呼，並且微微有幾分羞赧。在他背後，幾張小桌拼成一條大桌，桌上

上放些茶點，許多人圍在那裡，算是畫展的開幕酒會，但這位觀畫人對茶點不感興趣，他只定定的望著那幅畫出神。

別幅畫，他似乎也看，但他至終還是回到

這幅畫前。

屋子裡，人如潮水，一波又一波。

這裡是一個美麗的客家山鄉，畫展，便是在當地的國小教室舉行，我平生還沒有見過畫展在教室裡辦的事，不免覺得新鮮。教室裡只有初夏悍烈明亮的陽光，投射燈，則一支也沒有，但在陽光下看畫也自有其嫵媚處。

報 廊

悍



我走近那看畫人，想跟他說幾句話，這時，旁邊剛好走來一位農婦（啊，至於「我為什麼判斷她是個農婦，這句話卻也一時說不清，可能由於她的動作，也可能由於她的膚色或音量」），她忽然對著我大聲說：「呀，你看，你看，這畫的，就是他啦！」

「大桌子上的酒會食品也有點奇怪，不是慣見的雞尾酒或洋芋片，而是仙草冰和些客家點心。」蟬，在窗外的大樹上鳴叫。那人還在看畫，畫沿著教室周邊掛著，每幅畫幾乎都是以大片的綠色構成，彷彿學校外面那大片的農地一時延伸到這間教室裡面來了。唯一不同的是，「校外的農田千里一色，在南風中薰然如醉。」畫中的綠卻極富變化，有些是初春耙地，有些是施肥除草，有些是打取穀粒……古代有人跟在皇帝身邊

記載他二十四小時的生活，叫「實錄」，而這位鄉土畫家卻亦步亦趨的跟著稻禾，為它做終生的忠實記錄，他所畫的，正是

一部「稻子實錄」。

我走近那看畫人，想跟他說幾句話，這時，旁邊剛好走來一位農婦（啊，至於

「我為什麼判斷她是個農婦，這句話卻也一

時說不清，可能由於她的動作，也可能由

於她的膚色或音量」，她忽然對著我大聲

說：「呀，你看，你看，這畫的，就是他

啦！」

芋 蟬 薰 耙 施 穀 趨 忠



我一驚，才發覺那幅畫中站在田裡拔除稗子的農夫，的確也是個額頭凸凸的漢子。兩相對照，畫中人和看畫人竟像一對雙胞胎，而兩個凸腦殼又幾乎要親熱的碰撞了。

我這才明白，這人為什麼一直微笑著，徘徊不去，他聽說自己已被畫了，被展了，他來看他自己。

啊，我忽然羨慕起那畫家來，他畫的是他身邊的耕作者。農人耕田，他耕畫布，而他的畫中人可以跑來看他自己，這比古代葉公愛龍畫龍好多了，龍是神話中的靈物，現實生活中，牠是不會跑到畫布前來重新審視自己的。

能有自己的土地，能有故鄉，能有可以入畫的老鄉親，能有值得記錄的汗水——對一個畫家而言，還有什麼更幸運的事？

反問



審 胎 稗

